



漓江年选
品质阅读
恒久珍藏

2010

中国年度中篇小说^上

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 选编

张翎《阿喜上学》
滕肖澜《爱会长大》
袁劲梅《老康的哲学》
肖建国《中锋宝》
叶舟《姓黄的河流》

◆ 漓江出版社



2010

中国年度中篇小说^上

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 选编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0 中国年度中篇小说 (上下) / 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选编.
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1.1

(2010中国年度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407-4982-8

I. ①2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34085 号

2010 中国年度中篇小说 (上下)

选编者 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

责任编辑 庞俭克

封面设计 石绍康

责任校对 徐明 章勤璐

责任监印 唐慧群

出版人 李朝晖
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
社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

邮编 541002

发行电话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0

传真 0773-2582200 010-85800274

邮购热线 0773-2583322

电子信箱 ljcbbs@163.com

<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>

印制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10×980 1/16

印张 47.75

字数 900千字

版次 2011年1月第1版

印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07-4982-8

定价 68.00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编者的话

坐在电脑前，为本书写一个简短的介绍时，意识竟突然迷离，一下子想起十年前的整体社会氛围。那时候，正是“新千年”的前夜，不只中国，整个世界（那些硝烟弥漫的地方不在这“世界”中），似乎都沉浸在“千年至福”的无边欣悦中，似乎只要一进入“新千年”，“历史”就要“终结”，我们会进入资本全球化的永久幸福之中。在这样的“新千年”想象和叙述中，生活似乎不再是生活，而幻化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“魔术”——只要想发财，立刻就有黄金在耳边叮当作响；只要想爱情，立刻就有玫瑰在眼前芬芳；只要想睡觉，立刻就有软枕垫在脑袋下面……

仅仅十年时间，像海啸一样先是爆发于美国华尔街，而后迅速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就证明，这“千年至福”的想象，要么是无知无畏者的空想，要么就是个大大的黑色幽默。伴随这危机而来的，是一连串的困难与挑战。作为茫茫人海中的普通一员，我们或许不知道这危机中大国博弈的艰难，不知道“货币战争”的残酷与激烈，但从“米袋子”的收缩和“菜篮子”的紧张中，从“豆你玩”到“蒜你狠”的无奈中，我们也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。但这大危机带给我们的，除了沉重的“危”之外，还有难得的“机”——机遇，机会。目前，中国正集中精力、聚精会神，争取抓住这“危”中之“机”，实现社会转型，结构调整，为新的发展积蓄力量。这不仅需要我们统筹考虑经济、社会问题，而且更需要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，重新思考、凝聚我们的思想文化资源。

作为国民精神前行灯火的当代中国文学，作为与时代发展同步、为民族精神放歌的当下中国文学，自然是这社会变动中活跃的一翼。其具体表现，就是中国当代文学正经历自己的“回心”之旅——在三十多年的开放与发展之后，在具有了开阔的国际视野之后，在纯文学的操练已相当成熟之后，中国当代文学开始重新思考沉积在本民族心灵深处的力与美。由此，思想不再是文学的“他者”，而成为文学呼唤的魂魄。由此，历史不再是文学拒绝的对象，而成为照亮我们的一

面镜子。由此，“崇高”不再是文学要“告别”的“异端”，而成为文学和我们急需的“脊梁”。由此，“中国”不再是一个标签，而成为当下文学中最重要的原动力。也由此，涌动的中国情感、中国思想、中国审美、中国气派，成为当下文学创作中最为热切的期待和最为精彩的表现……

而这一切，都艺术地“结晶”在本书中了！

捧读本书，你不仅会听到社会脉搏的强烈跳动声，而且更会听到文学在扬弃中凝聚力量的呼吸声，向着远方前行的脚步声。

编者

2010 年 11 月

目 录

编者的话	编 者 (1)
------	-----------

(上)

爱会长大	滕肖澜 (1)
发痒的肋骨	李 亚 (36)
老康的哲学	袁劲梅 (71)
蓝铃姑娘	白 桦 (111)
阿喜上学	张 翎 (144)
亡灵的歌唱	裴指海 (188)
二舅二舅你是谁	孙春平 (221)
龙 舟	林那北 (244)
古柳官河	张惠雯 (276)
同学不少年	朱 颜 (308)
中锋宝	肖建国 (326)

(下)

暖	肖 勤 (367)
灰姑娘	锦 璐 (388)
工头儿	杨小凡 (420)
天黑请闭眼	宗利华 (453)
向阳湖	刘益善 (479)
暗金色	徐 虹 (510)
终将远去	王 凯 (541)
邮递员	界 愚 (578)
姓黄的河流	叶 舟 (622)
挫指柔	陈 九 (667)
县长搭台	肖建国 (692)

附 录	(753)
-----	-------

爱会长大

滕肖澜^①

1

下午一两点的地铁，不算很空，但也绝不太挤。相比早晚高峰时段，至少能做到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。站着的人稳稳拉着扶手，或是倚着车门，不必担心被挤得前胸贴后背。坐着的人大可以腾出空来翻看手机，膝盖绝不会抵着前面人的小腿。各人有着自己的一片空间，互不侵犯。液晶屏幕里滚动放着娱乐新闻，吸引着乘客有一搭没一搭地观看。抱着婴儿行乞的女人，走得犹犹豫豫，此刻没了人墙肉壁的掩护，完全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下，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顺，喂奶是无论如何不好意思了，胸口那块拉得严严实实，一丝半点也不露。倒是卖报纸的人依然来去如风，说着一口洋泾浜的上海话，“《新闻午报》《环球时报》啊要哦，○九新版地图啊要哦？”——从这节车厢走到那节车厢。

很寻常的一个春天的下午。像纪录片里随意截取的一个镜头，无甚出奇之处。若不是接下去发生的事，只怕眼睛一眨，便要忘却的。

“有小偷——”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触电似的尖叫起来。

顿时，整个车厢被惊动了。众人齐刷刷朝她看去。事件的苦主——女孩留着披肩长发，睫毛涂得很长很浓，像波斯猫的眼睛。她慌乱地翻着自己的包，一遍

① 滕肖澜 女，1976年10月生于上海。2001年起写作，至今发表中短篇小说约六十余万字。小说多次被转载。2006年4月出版小说集《十朵玫瑰》。上海作家协会会员。

又一遍地，“我的手机——我的手机被偷了——”

女孩蹲下身子，连椅子底下也找了一遍。有人说，肯定是上车时候就被偷了。女孩哭丧着脸说，不会，我刚才还发了条短信呢，不到五分钟。说着，又问旁边人，借手机用一下好吗，我试试打我的手机。大家都觉得这女孩没经验，一般小偷到手之后，马上就会把手机关掉，谁会傻乎乎地等你来打？

还是有人借给她。女孩接过，拨了一个号码。

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——几秒后，居然真的响起了一串欢快的铃声。大家循着铃声找去——坐在靠门边的青年男子张口结舌，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。他显然还没回过神来，众人已把他——小偷——团团围住。

“这……这是我自己的手机。”青年男子从包里拿出手机——黑色的诺基亚N73，结结巴巴地向大家解释。

太可笑了。谁也不会信他，“居然碰得到这么笨的小偷——”有人手脚麻利地报了警。到站时，两个保安把这名笨贼带下车。女孩问保安，我可以不去吗？保安说，受害人一定要到场，派出所要备案的。女孩便也跟着下车。临走时还不忘向借她手机的那个人盈盈一笑，“谢谢哦！”

小插曲告一段落。车厢里又恢复了平静。地铁上失窃的事不少，但像这么人赃并获圆满解决，毕竟令人欣喜。只是有些太顺利了，反让人觉得奇怪。一会儿，有人自言自语：“我总觉得那个小偷好像是和小姑娘一起上来的，两个人本来还坐在一起——”话一出口，自己也觉得匪夷所思，闭上嘴。旁边有人听见了，本想接口，可刚好到站了，只得下车。又上来几个人，坐的坐，站的站——很快地，便没人记得刚才的事了。春天的下午，空气里混着湿湿的花草泥土的气息，像掺了些鸦片，让人昏昏沉沉地想睡觉。大家都很忙，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了，谁还有空去多想别人的事呢？

派出所里，女孩被一个老警察劈头盖脸地训斥：

“我真是输给你了——你晓得这是什么行为？这是妨碍公务，浪费警力！我要是跟你较真，可以告到法院判你的刑，晓得吗？——小两口耍花枪我见得多了，可还没见过像你们这样耍花枪的——哎哟真要命，今天碰到赤佬了！”

女孩坐着，一声不吭。波斯猫似的眼睛眨巴眨巴。

警察骂累了，在她面前“啪”地放一张纸，又扔过来一支笔：

“签名！”

女孩拿过，看了一眼，在末尾处端端正正地签上——“董珍珠”。

她走出来，陈程站在门口，手插在裤袋里，一只脚在地上碾来碾去。她见到他，并不停留，径直往前走。他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。两人走了一段。红灯时，

她停下来打手机，在包里翻了一阵，没找到。他提醒她，是不是刚才藏起来了。她这才想起手机被自己放在夹层里了。戏演过了头，自己也忘了——拿出来，正要拨号码，瞥见他似笑非笑的表情。“看什么看？”她凶巴巴地道。

“我的老婆，连看都不能看？”他道。

“不能看！”斩钉截铁地。

他耸耸肩。她打电话回家，是苏丽娟接的。她让她转告爸爸一声——她要离婚。电话那头显然没有过分惊慌，问她，陈程怎么说？她气呼呼地道，他没意见，让我看着办。哦，那回来再说吧。苏丽娟挂了电话。

她放好手机，往前走。陈程跟她并肩走着，问她，是不是去你家？她不理。他又道，旁边就是家乐福，先去给你爸买瓶酒，老是空手去多不好意思啊。她道，自家女儿，有啥不好意思的。他道，你是没关系，可还有我呢，女婿空手上门不像样子。她嘿的一声，道，我又没说让你一块儿去。

她说着停下来，朝他看，有些狐疑地。

陈程愣了愣，道：“别这么看我，吓恁恁的。”

她盯着他，眼珠上上下下地，“我问你——刚才在地铁里，你怎么不解释，就那么乖乖地跟着去派出所——你到底打的什么鬼主意？”

他哧地一笑，两手一摊，“我能打什么鬼主意——我跟你讲，我也懒得解释了，随便你怎么闹，就算闹到天边去我也奉陪。我反正也豁出去了，看看你这个女人到底会闹到什么地步——董珍珠啊董珍珠，我遇到你，标标准准是秀才遇到兵，一生一世都讲不清了。”

董珍珠出生那天，下了场很大的雪，整整一天一夜。很快又是一道彩虹，映在白茫茫的雪地上，衍射成无数道透明的七彩的光，漂亮极了——上海很少有这样的景观。说到底还是自然现象，再正常不过。但到了董珍珠父亲眼中，便是天生异象了，和宝贝女儿的出生绝对有关。董父在工厂当会计，平常的爱好便是文学，喜欢看书，偶尔也写点散文诗歌什么的，在《新民晚报》上发过豆腐块文章。女儿出生，头一件事便是取名字——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。董父搬来《康熙字典》，足足翻了两天，却始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。焦头烂额中，倒悟出一个道理“大俗即大雅”，其实也是偷懒，替自己找个借口——索性便给女儿取名“董珍珠”，朗朗上口，意思也明白，真正是父母的掌上明珠。

董珍珠不到两岁，便在父亲的教育下，背《唐诗三百首》。董父的意思是，把女儿培养成一个标标准准的淑女，高贵典雅，气质不凡，要是学文那更是再好不过了。董父总结自己一生，觉得除了世道不好，父母不抓紧自己太懒散也是个

原因。因此，对女儿便格外严格，一丝一毫也不敢放松。董珍珠也着实争气，一直到初中，都是品学兼优。每次开家长会，董父都是穿着中山装梳着小包头盛装出席的。问题出在董珍珠初三那年。董珍珠的妈妈因为得淋巴瘤去世了。孩子还小，家里没个女人不行，半年后，董珍珠的父亲又再婚了。续弦叫苏丽娟，在街道计生办工作，前夫是病死的，没小孩。苏丽娟这个女人不错，勤劳肯干，对董珍珠也好，真的当亲生女儿看待。可毕竟又不是亲生的，七分疼爱里总带了几分客气。该骂的时候不敢骂，该打的时候也不敢打。董珍珠正值青春期，渐渐地，变得有些叛逆。董珍珠的奶奶那时还活着，老人家有些拎不清，说苏丽娟是故意要把珍珠宠坏，“不是亲生的，就不负责任。”话说多了，苏丽娟也有些恨了，索性真的不管不顾了，还扔下一句“我倒要试试看能把一个孩子宠到多坏”——话是这么说，终究不会那么过分。可心里到底还是存了芥蒂，对着一个别人家的女儿，与其吃力不讨好，倒不如省些工夫，也落个自在。没多久，董珍珠的奶奶生病住院，董珍珠的父亲是独子，天天陪夜看护，也没心思管女儿。一个忙得团团转的亲爸，一个不愿多管事的后妈，由得董珍珠自生自长，渐渐地，天性中的不羁和野性一点点显露出来。为了一个铅笔盒，和同桌打架，把人家脸上划出几道血痕；跟别的女孩抢男朋友，几天几夜野在外面不回家；成绩不及格，冒充父亲的笔迹签名，还很到位地在家长联系本上写“董珍珠成绩有所退步，请老师严加管教”，若不是老师突然家访，只怕一生一世都要蒙在鼓里——董父怎么也没想到，女儿竟会变成这样。直到董珍珠奶奶去世，他定下心来准备好好管教，已经为时太晚。总算董珍珠人还是聪明的，再不济也进了一所区重点，高中三年被父亲拿着皮带收骨头，倒也跌跌撞撞考进一所二流大学——只是淑女是再也无望了。

头疼的事情还在后头。大学毕业不到一年，董珍珠便自说自话结婚了。新郎只大一岁，也是个毛孩子。董父横看竖看，都没觉得这个陈程好在哪里，外表一般，人也傻头傻脑的。唯一的好处是读中文系，这点倒是很称董父的心意，可毕业后分在一家游戏公司，专写人物对白——这能叫文学吗？有次董父让他把写的东西拿来看看，结果大失所望，不客气地说，这种玩意儿是写给傻瓜看的。陈程笑眯眯地回了句，游戏本来就是给傻瓜玩的。董父本来还想把自己写的那些豆腐块文章让他拜读一下，这么一来，也没了兴致。可女儿喜欢有什么办法——董珍珠也实在是干脆，偷了家里的户口簿，请了半天假，回来轻飘飘的一句，我结婚了。董父一口血几乎吐出来。苏丽娟倒还镇定，结婚的那些零碎事情，她这个后妈少不得要操心，反正骂不得打不得，倒不如省下力气，安排后面的事。结婚那天，亲家那边是寡母，说好让董父上台证婚，董父却死也不肯，说，我脾气犟，

上台肯定说不出好话。最后还是亲家母发的言。一对新人倒是欢天喜地，脸蛋红扑扑的像一对无锡阿福。董父终是忍不住，对着亲友说，才二十出头就结婚，他们——懂个屁啊！那些人劝他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你现在替他们操心，说不定他们过得比你还好呢。想开点。

结婚一年间，小两口吵吵闹闹，“离婚”两字被董珍珠挂在嘴上，像吃饭睡觉那么随便。董父起初还有些担心，到后来也懒得管了，随她闹去。他不管，苏丽娟更不方便管，董珍珠像脱了缰的野马——用陈程的话说就是“浑身上下每个细胞都在作”。她那种“作”，还不是上海小姑娘绵里藏针似的“作”，而是排山倒海来势汹汹的，让人吃不消。到了这个时候，董父倒是一点点看出女婿的好来了。脾气好，耐性好，每次总能化戾气为祥和。一个锅子一个盖，看来这两个小东西是前世配好的。也不错。

董珍珠到了家，刚进去，便把门“砰”地一关。后面跟着的陈程差点撞上鼻子。还是苏丽娟给他开的门。董父在阳台上练太极拳——是近几个月刚开始练的。人家说道家的功夫最能平和心性，他让女儿有空也可以跟着练。董珍珠自然不肯，说，这种东西练多了要走火入魔的。董父说，不怕，你已经是小魔头了，再练也坏不到哪里去。

苏丽娟给陈程泡了杯茶。陈程接过，说声“谢谢阿姨”。董珍珠对着阳台上的父亲道，爸，我要离婚。董父嘿的一声，手里不停，道，行啊，我没问题，你们商量好就行。陈程在一旁笑道，爸爸老开明的。董父叹道，不开明不行啊，否则老早被气死了。董珍珠气呼呼地道，爸，你别以为我在开玩笑，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，在娘家住下了。董父道，那好，让你阿姨把小房间理一理，还有被子枕头什么的拿出去晒一晒，黄梅天，晚上睡觉潮兮兮的不舒服——

苏丽娟说要去菜场买点小菜，问陈程喜欢吃什么。董珍珠插嘴说，他不吃，一会儿就走了。苏丽娟不理她，又问陈程。陈程说随便，什么都可以。苏丽娟让董珍珠一块儿去菜场。董珍珠不肯，被苏丽娟硬拖着走了。

两人走在路上。苏丽娟朝董珍珠看，见她反叉着手，眼睛瞧着地上，一副没心没肺的模样。苏丽娟是想拉她出来聊聊，不轻不重地说几句，听得进就听，听不进拉倒。董珍珠父亲都说了她几次了，说有些事情，男人不方便出面，女人对女人讲会比较好。她想想也是，否则小姑娘一天到晚回娘家，开口闭口就是“离婚”，让邻居们看了影响太坏。她在街道里办事，跑东跑西跟人说的都是大道理，要是自己家里都弄不好，谁还来睬你？

苏丽娟问她，这次又是为了什么？董珍珠眼睛不抬，道，一两句话讲不清，

反正就是没法过日子。苏丽娟道，没法过日子，那当初怎么又嫁给他？董珍珠嘿的一声，道，阿姨，我晓得你要给我洗脑子了。苏丽娟道，不是要给你洗脑子，我们随便聊聊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

董珍珠嘴一撇，道，说就说——这个人身上毛病实在太多，上完厕所不洗手，睡觉磨牙吃饭咂嘴，什么家务也不会做，回到家就是吃零食玩游戏，要么就是给他妈妈打电话，一打就是一两小时，像个小女人，不求上进也不晓得再读个研究生什么的，有空就找他那些狐朋狗党一起喝酒，走在路上看到人家大胸脯的女人就死命盯着眼睛眨也不眨——说到这里她停下来，有些不好意思。苏丽娟道，没事没事，往下说，都是结过婚的女人，没事。董珍珠手往裤袋里一插，道，总而言之，这个人身上没一点优点，千疮百孔，跟他没法一起生活。

苏丽娟笑笑，说，都一样，刚结婚谁都有这感觉，都觉得过不下去，可后来不是照样过一辈子？董珍珠道，离婚的也不少。苏丽娟道，实在过不下去也只有离婚，可你们才结婚多久啊，别急，再过着试试，说不定过着过着，味道就出来了，打耳光都不肯放。董珍珠嘿的一声。两人进了菜场，苏丽娟说要买些小排骨，问董珍珠是炖汤还是红烧。董珍珠想也不想便说红烧。苏丽娟道，你啊，从小就喜欢红烧肉，当心吃多了酱油长雀斑。说着，在董珍珠头上抚了一下——这个动作有些亲昵了，半是真心半是做作。董珍珠下意识地朝旁边一让。手顿时落了空。苏丽娟有些尴尬，又有些心凉，想到底是人家的女儿，碰一下也碰不得。本来还有后半截的话，也都咽了回去。不说了。

回到家，陈程在陪董父下象棋。董父夸陈程棋艺好，“下棋跟做人一样，不能浮躁，一定要沉下心来，珍珠你就不行——”董珍珠嗤的一声，到厨房帮着择菜。苏丽娟说不用，你到外面坐坐吧。董珍珠是为着刚才的事，心晓得让她难堪了，有些不好意思。推让了几下，见她表情淡淡的，也不高兴了，想不用帮忙最好，还乐得清闲。便退出来，坐着看电视，见一旁翁婿俩兴致勃勃，故意促狭，把电视音量调得很大。一会儿，饭好了，苏丽娟招呼大家入座。董父拿出一瓶十年陈的古越龙山，给陈程倒上。自己也倒了半杯。陈程喝了一口，道，这酒不错。董父道，是好酒，我平常舍不得喝，特地等你来一起喝。陈程忙道，我下次给爸爸多带几瓶。董父摇手，道，一瓶酒百把块，不作兴花那个冤枉钱，你要是钱多，就给我现钞吧。陈程笑了，说，爸爸老实惠的。

吃完饭，陈程说要走，眼睛瞧着董珍珠。董珍珠只当没看见，嘴上说，再见。陈程道，你不走？董珍珠说，这里是我家，干吗要走？陈程道，大连路1456弄13号501室，也是你的家。董珍珠嘿的一声，道，等过几天开了离婚证，就不是了。苏丽娟晓得这样下去没底了，便道，陈程你先回去吧，就让珍珠在家里

住一天。陈程只好闭嘴，临走时还不忘关照一声“老婆，明天早点回来哦”。董珍珠哼了一声，不理。董父一旁见了，想这男人也实在有些贱骨头——不过对着自己女儿，贱就贱点吧，也没啥不好。

陈程走后，董珍珠陪父亲看电视。董父眼睛盯着屏幕，嘴里跟女儿说话：“现在后悔了吧，当初干吗那么着急把自己嫁出去呢，在家里多待几年不好吗？”董珍珠嘿的一声，“爸爸幸灾乐祸。看到自家女儿吃苦头，开心得不得了。”董父摇头叹道：“我幸灾乐祸？——我是眼泪包在肚子里，说不出的苦啊。”

董珍珠洗完澡出来，手机响了。她拿起来看，是陈程的短信：老婆，早点休息。董珍珠把手机一扔。一会儿，短信又来了：老婆，晚安。董珍珠索性把手机关了。躺在床上翻书，翻了几页，又把手机开了。很快，一条短信跳出来：老婆，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说晚安，我就不睡了。她忍不住一笑，回了条短信过去：我偏不说，你别睡算了。片刻后，短信又来了：老婆，你真残忍。

董珍珠打个呵欠，躺下来，关了灯。晚上有些起风了。窗外，树影不停晃动，听见叶子窸窸窣窣的声音。董珍珠把手机放在枕边，看着荧光一闪一闪，像萤火虫在那里飞啊飞。

第二天是周日，董珍珠睡到十点才醒，吃过早饭便说要出去。苏丽娟问她去哪儿，她道，就在附近转一转。董珍珠说这话时心里一跳，生怕苏丽娟看出她的心思——其实是想去张捷那儿。张捷去了新疆一年多，要不是昨天买菜时看到他的音像店开门了，她还不晓得他已经回来了。

张捷坐在店里，两条腿跷得老高。董珍珠走到门口，故意咳嗽。张捷瞥见她，笑道，哟，珍珠妹妹来了。她走进去，佯装翻了翻碟片，问他，最近有什么好看的？张捷道，《疯狂的赛车》，绝对合你胃口，搞笑得一塌糊涂。她脸一板，道，谁说我喜欢搞笑的？

他一怔，随即道，哦，听说你现在结婚了，口味肯定也变了，来，哥哥给你找几部文艺片。他说着，朝她笑，露出雪白的牙齿。又道，怎么我才出去一年，你就把自己给嫁了，也不跟我打声招呼？

董珍珠朝他翻个白眼，嘴一撇，到一边东翻西翻。眼睛却是偷瞄张捷——皮肤黑了，剃了个平头，五官更显得俊朗，比去新疆前多了几分男人味。张捷比她大六七岁，小时候，她是他的跟班，天天屁股后面张捷哥哥长、张捷哥哥短叫个不停。他是弄堂里许多小姑娘的梦中情人，也是大人们嘴里的反面典型，“你呀你呀，千万要好好读书，别像张捷一样，吊儿郎当混日子”——但这并不妨碍他的人气，女孩们都中意带些痞气的男人，被他讲几句疯话，逗一逗笑一笑，嘴里说“讨厌”，心里还是欢喜的。是另一种意味。他的绯闻也特别多，今天跟2号

里的阿美关系暧昧，明天约隔壁弄堂的秀秀一同去吃饭，过几天又有人看见他从舞厅出来，身边跟个时髦女郎——从来没个定数。董珍珠读初中时，也就是最没人管的那阵，曾跟着他出去看过通宵电影，他骑摩托车载她，一路上飞奔狂飙，她从后面牢牢抱紧他的腰，兴奋得满脸通红。当然什么事也没发生，只是图个刺激罢了。这事董父还不知道，否则肯定吊起来痛打一顿。后来读了大学，人大了，多少矜持了些，便不像当初那么显山露水，相对地，有什么也放在心里，面上自然而然地对他也淡了下去。

新疆好吗？她问他。他道，没上海好。她道，那怎么一去就是一年多？他耸耸肩，道，本来是想过去做点小生意，结果发现生意难做，还不如在上海，只好混一阵子，把机票钱赚到就回来了。她哦了一声。

他朝她看看，忽地一笑，道，是不是肚子里有了，先上车后补票？她脸一红，在他肩上推了一把，道，胡说八道！他问，你老公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她嗤的一声，道，当然好了，不好我能嫁给他？他又问，比我还好？她夸张地做着手势，嘴里道，废话，甩你十几条横马路。他笑起来，点头道，那我就放心了。

不知怎的，她脸上有些发烫，幸亏这时进来几个客人，张捷去招呼他们。她又略待了一会儿，走出来。听见张捷在后面叫道，珍珠，有空常来玩哦。她并不转身，伸出手，挥了两挥。

2

星期天，陈程妈妈叫儿子媳妇过去吃饭。原说好在外面吃的，可陈程妈妈临时改了主意，说外面吃太贵又麻烦，还是家里实惠。又说，你们没事就早点过来。陈程晓得妈妈的意思，是让董珍珠早点过去搭个下手——这也说得通，每次过去吃现成的总不大好。陈程跟妻子说了。董珍珠嘴上没反对，但脸色就有点难看了。董珍珠说，我们来买单好了，又不用她花钱。陈程道，不是钱的问题，家里吃比较有气氛，也卫生。董珍珠嘿的一声，道，那你去烧菜，我不烧。陈程道，好好好，我烧，你什么都不用管。

话是如此，可到了那边，董珍珠还是被陈母拖进了厨房。她朝陈程使眼色，陈程卷起袖管，说，妈，我来。陈母把儿子推出去，“算了吧，粗手粗脚的，什么也不会——珍珠帮我就行了。”董珍珠恨恨地朝陈程瞪了一眼，接过陈母递来的围裙，系上。陈母让她择菜。她看了一眼，道，哦，是茼蒿。陈母立刻纠正她，是马兰头。又道，把老叶挑掉一点，开水里一氽，和豆干切碎了凉拌。董珍珠嗯了一声，搬个小凳子在一旁择菜。陈母瞥见她慢腾腾的动作，暗暗摇头。嘴

上是不说的——她并不指望这个媳妇帮上忙，关键是要培养她的意识，免得她两手一摊，好像家务活跟她没关系似的。陈母早年丧夫，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，又当爹又当妈，家里弄得井井有条，外面又是一家国企的副处长。相当能干的一个人。眼里掺不下沙子，最见不得人家懒散。小两口单独住，天天不开伙仓，不是饺子面条，就是小饭店凑合。钟点工一周来三天打扫屋子，一个月三百五十块——陈母倒不是心疼这点钱，而是觉得，董珍珠工作不忙，单位又不是很远，没道理一点活儿不干。不像过日子嘛。陈母不方便直接跟媳妇说，也不敢让儿子转达，怕那傻小子说得不好引起矛盾。陈母只好旁敲侧击，潜移默化，希望小姑娘能懂事一点。说到底两个人还是太年轻，才刚毕业就结婚，过家家似的。

董珍珠烧了开水，把马兰头放下去，一会儿拿起来，放在砧板上，人离得老远，啪嗒，重重一刀下去。陈母提醒她，你这是斩骨头的方法，切菜不用这样，喏，手这么蜷着，刀低一点。董珍珠捺着性子听完，照做。又拿了几块豆干，切碎。陈母说，要切得粉碎，像肉酱。董珍珠切得手也酸了，说，姆妈，我手抽筋了。陈母笑笑，说，一开始是这样的，习惯了就好。董珍珠听这话不顺耳，忍不住道，我这人比较笨，学不会的。陈母道，有谁天生就会做家务，没啥窍门，就是多做，时间长了，再笨的人也学得会，何况你又不笨，对吧？

吃饭时，陈程尝了那道凉拌马兰头，赞道，太棒了，比饭店里做的还好吃。董珍珠不吭声。陈母一旁道，珍珠人聪明，烧菜一学就会，很有天赋。陈程呵呵笑道，那当然，我老婆嘛。董珍珠剐了他一眼。他便闭嘴不说，夹了一块鱼放到她碗里，“老婆，多吃点，辛苦了。”

临走时，陈母从冰箱里拿了些牛肉、排骨、虾仁出来，“荤菜给你们准备停当了，平常只要再弄点蔬菜就行，方便。”她说这话时，眼睛瞧着董珍珠。董珍珠不接，嘴里道，姆妈不用了，我们自己会买的。陈母把东西交给陈程，道，你们工作忙，没空逛菜场，我替你们节约时间。董珍珠想说“买蔬菜不是一样要去菜场”，忍住了没说出口。从家里出来，下了楼，把气都撒在陈程身上，愤愤地道，你妈就怕累不死我。陈程道，怎么会，我妈是想减轻我们的负担。她道，是想减轻你的负担吧，她煞费苦心要把我培养成一个煮饭婆。陈程朝她噓了一声，道，小声点，说不定我妈在楼上看着我们呢。董珍珠一怔，抬头看去，见陈母竟真的站在阳台上。连忙转过头，吐吐舌头，轻声道，你妈像幽灵一样。

两人回到家，陈程刚进门就说肚子痛，要上厕所。董珍珠手一指，道，别去里面，上客厅那个厕所，你大便实在太臭。陈程乖乖进去了。一会儿出来，捂着肚子说，不晓得吃坏什么了。董珍珠道，我在马兰头里放了点敌敌畏，看你还敢不敢让我烧菜！陈程嘻地一笑，去拉她的手。她甩掉了，道，脏兮兮的，少碰

我。他又去拉，道，老婆，我们去做功课好不好？——小两口管那事叫“做功课”。董珍珠白他一眼，道，你就晓得做功课。他笑道，我是个用功的小孩，顶顶喜欢做功课。她啐了他一口，道，你是个不要脸的小孩。伸出一根手指去刮他的脸。他反手便抓住了她，再一拽，她扑在他身上。他顺势抱起了她。

董珍珠下了班，约尚青青一块儿喝茶。尚青青是陈程同学方波的妻子，市人民医院的护士。董珍珠本来跟她也不熟，一次董父心脏病发作送医院，是她帮忙找的病房，还陪了一天一夜。人很不错。她比董珍珠大三岁，同一年结的婚。董珍珠跟她很谈得来，有什么话都愿意对她说。尚青青在医院工作，有些事情就特别方便，像弄点验孕棒、止痛药什么的，插个队挂个号，都不难。前阵子董珍珠两个月没来例假，还当自己怀孕了，结果上医院一查，是激素紊乱。吃了几周中药才好。尚青青劝她，女人要保持心情平和，身体才会健康。又说，陈程是多好的男人啊，别没事就跟他瞎闹——这话换了别人说，董珍珠肯定不开心，可尚青青就不一样，上海话叫“买账”，她就是买她的账。给她说几句，服服帖帖，一点脾气也没有。陈程说，这叫以柔克刚，你是百炼钢，人家青青就是绕指柔。这话虽有些不伦不类，但道理也有。

尚青青和方波是经人介绍认识的，方波妈妈不喜欢尚青青，嫌她太瘦，还不到九十斤，担心会影响生育。一直到结婚证开好，方波妈妈心里还是疙疙瘩瘩的。也不大和儿媳妇说话。方波是个大大咧咧的人，有时候讲话没分寸，常会当着别人的面让老婆下不来台。一次和陈程夫妻俩“斗地主”，尚青青出错一张牌，他张嘴便是一句“你是猪啊”。弄得陈程他们倒有些尴尬了。尚青青没说什么，董珍珠忍不住光火，跳出来说：“她要是猪，你更是猪了，也不看看——”被陈程生生地拦住，打了圆场过去。回到家，董珍珠发牢骚说，换了我是青青，老早一记耳光上去了。陈程嘿的一声，说，那当然，谁敢惹你啊，不想活了？

董珍珠的理论是，男人是不能宠的，越宠越霸道。她劝尚青青，该凶的时候还是要凶，不能太好说话。否则他会把客气当福气。“男人就像家里养的宠物狗，你对他好，他就整天人来疯，干脆狠狠饿个几顿，丢他一根肉骨头，他倒激动了，使劲朝你摇尾巴。”尚青青被她的比喻逗笑了，说，你倒是看得透彻。

晚上说好吃“辛香汇”。陈程和方波到的时候，两个女人还在排队等号。这家饭店真是火了，五点钟去排队都要等上个把小时。也不晓得菜里放了什么。方波一到，就怪尚青青，“你呀你呀，偏要到这边来吃，换了别的店老早进去了——”尚青青把座位让给他，道，你要是累就坐一会儿。说着站起来。方波屁股一挪，竟真的坐下了。董珍珠故意问陈程，你呢，要不要坐？陈程识相地道，

我不累，你坐你坐。董珍珠哼了一声——说实话，她很不喜欢方波这个人。她隐约觉得，方波肯定在陈程面前说了她不少坏话。举个例子，原先两人出门，陈程都会替她拎包，无论背包还是小坤包，都是从头拎到底。可有一天，毫无征兆地，陈程突然提出不拎了，“男人拎女人包不像样子，人家要笑的。”无论董珍珠怎么说，他都坚持不干了。起初董珍珠还怀疑是他妈说的，再一想，那阵子没去过他家，不大可能。倒是和方波出去喝了两次酒——这个男人，自己不把老婆当回事，还教唆朋友。董珍珠想到这，便恨得牙根痒痒。

方波叫了瓶白酒。他问陈程，也来一点？董珍珠在桌下踢了陈程一脚，陈程搔手道，算了，吃川菜就算了。董珍珠说方波——吃川菜还喝白酒，你就不怕肚皮着火？方波嘻的一声，道，吃川菜喝白酒才有味道呢，你们陈程是“洋盘”，不懂。董珍珠点了水煮鱼片，问尚青青，鲶鱼还是黑鱼？尚青青说鲶鱼吧。方波说，这边的鲶鱼做不好，还是黑鱼好。董珍珠不理他，径直点了水煮鲶鱼。方波半开玩笑地对陈程说，你老婆很不尊重男同志的意见哦。陈程道，我老婆是新时代新女性，有思想有主见。说着朝董珍珠笑。

晚上回到家，陈程劝董珍珠，以后少跟方波抬杠，“他们夫妻俩最近不大对劲，搞不好要离婚。”董珍珠一怔，“怎么没听青青说起？”

陈程说，你以为人家是你啊——这又不是什么好事。董珍珠问，方波跟你说的？陈程嗯了一声，道，你也别跟青青提，反正以后说话当心点就是了，董珍珠先是不吭声，随即又道，其实离了也好，方波那种男人，早离早解脱。陈程嘿的一声，道，人家夫妻的事，你晓得什么？

董珍珠犹犹豫豫地，几次想跟尚青青打电话，忍住了。心里存了事，便有些恍惚，连洗澡的浴巾也错用了陈程的。陈程笑她，别搞得这么忧国忧民，又不关你的事。她白他一眼，道，你的朋友，你不担心？陈程搔搔头，道，担心也担心，可人家的事，我又帮不上忙。我老婆三天两头要跟我离婚，拽得一塌糊涂，我也没办法，别说人家了——董珍珠斜眼看他，道，有胆就再往下说。他道，我是实话实说，我这人不受人威胁，该说什么就说什么——董珍珠伸手便叉他的喉咙。他嘻嘻笑着，一手绕到后面，拽她的马尾辫。她大叫。他其实只是轻轻拽住，便放开。她也去扯他的头发，他抓住她的手腕，作势一扭。“手断掉啦——”她夸张地叫。他去捂她的嘴，道，隔壁邻居要抗议了。她跳到床上，随手拿起旁边的电蚊拍，朝他的头上一拍。

“拍死你这个臭蚊子！”

陈母在电话里问陈程，小菜吃掉了没有，需不需要再送点过来。陈程得了董